皇清經解續編

圖仁12
698
279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善本室
12
函號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二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郠

郠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卽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郠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

爲討子朝益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眾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納鑿也且經文在叔孫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郠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月者比卧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

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卧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眾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爲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夠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爲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澮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賴水篇賴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桉冀州字
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胡子髯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
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假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
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
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
世家平公六年欒逞有罪奔齊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
同故於此下無文獲陳夏齧〔疏〕說文耳部顏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
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
曾
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
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
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
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

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
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
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
注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戰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
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爲主言及也
孫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
績傳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
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爲主言及是
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
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
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爲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
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爲
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
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又觀
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
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
也通義云據獻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爲主按難義在不
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
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疏〉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混之戰譏宋襄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潮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則嫌師文獨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言滅獲何**〈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據蔡至言殺○卽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傳其言獲何也**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于位曰滅**〈疏〉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于位曰滅**〈疏〉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生得曰獲疏**〈疏〉卽僖十五年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大夫生死皆曰**注書者皆當絕也

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元年左傳獲莒挐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之獲中國也**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疏〉注據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

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白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爲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荊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爲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戚鄫子之徒皆獲戚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爲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爲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鄫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爲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楹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萇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即儋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據毛至天王○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强弩張於前楯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側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即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貶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譏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輿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郎上皆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郎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據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據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愼

齊戰疾〈疏〉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入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淩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亂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亾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困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魯得其以威滅鄫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亾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卽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爲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齊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獨能愼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疏〉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于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一年書孔子生合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婼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

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
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
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
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卒名也何注
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
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
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
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
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
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為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
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為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
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
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
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
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
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為之說為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弒其君
僖文滅徐疏已氏慎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據厤為二日先藉
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為乙未劉
孝孫甲子元厤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
晦與二日縱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
歆以為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
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C
注是後至滅徐C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
冬弒其君僖見下二十七年舊疏先言季
氏逐昭公者正欲決災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
季氏所逐劉向以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閒天戒七見人
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于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
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
舒劉歆以為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
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
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
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
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
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
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玃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

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玃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憩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厘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葢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嫠云本又作嫠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鎭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葢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疏〕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鸛鵒來巢〔疏〕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鸛鵒音劬按穀梁亦作鸛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鴝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鸛鴝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鴝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鴝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稽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鴝音欲穀梁音義鸛音權左氏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音義鸛音權左氏

作鸜周禮音義作鸛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
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云徐劉音權
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鴿猶權欲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稐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按作鸛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鴟鴿鴟鴿也从鳥句聲又鴟鴿玉篇鴟其愚切鴟鴿也鸜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鴟鴿又作鸜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鸜鴿注鴟鴿也傳曰鸜鴿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鸛穀梁當以一本作鸛爲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

作鸛音權不
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鸛鴿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卽爲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鸜鴿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鸜鴿來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
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
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鴿猶權

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爲鸛鴿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禽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鴿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鸛鴿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鴿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鸛鴿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鸛鴿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鸛鴿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鸛鴿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爲公羊穀梁說益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蓷同又王風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

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鴿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鴿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鴿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駮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鴿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鴿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鴿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鴿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鴿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鴿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鸛鴿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己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鸛之鴿之公出辱之鸛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鸛鴿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鴿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鴿鸛鴿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韻鸛鴿因以出辱解鸛鴿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昭公遂伐

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月不雨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西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筮簇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至張本○注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誄曰不諏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

葢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楊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楊州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亥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孫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侯傳弔生亦曰唁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云濟南祝阝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疏〕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弒故須解之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弒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弒也漢石經公羊弒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

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公孫歸父之孫卽子家懿伯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

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　**吾欲弒之何如**〔注〕昭公至言弒○隱四年傳與弒公也注弒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弒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弒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繢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僭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天過天子道然

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皐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竝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與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

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注言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久矣**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疏引何氏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闍繹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游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亾去祖廟尚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人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縣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共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則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崢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乘大號烏頭梁即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飾車○北

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車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卽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衞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鞔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緩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
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
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
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
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樂記云夏者大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
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
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
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
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
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
大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于其
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
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
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
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
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
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
○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
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
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
武王克殷祓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
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
深入教化爲民即取與周
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
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
者六樂焉以大濩樂五行神明
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
四時以樂其先祖又王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
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
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
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
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
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
代之樂不用時王之樂以三
聲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
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
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
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
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
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
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
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
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舉宗廟統言六
樂未分別之耳○注舞
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復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昧○舊疏以爲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湯消盡蔽其光景昧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僸侏兜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禮韗鞮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韎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爲鉤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氏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

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侏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邾說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韎或作侏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卽八佾行綴與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錫晃而舞大武乘大路爲諸侯僭禮注云言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大夏之徒謂之爲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公之廟後世莅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維持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驕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已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己按注委食已者、如以肉餧虎注餧飢也委棄也是也食皆卽說文之飤字食部則委之以筐釋文委猶食也飢糧也從人食素問至眞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飢己曰食他曰飢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飢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飢又引聲類云飢哺也方言十二牧飢也注牧飢謂放飢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飢牛釋文引字林飢糧也又作飼飼人詞畜皆可云飢也　而柔馬〔注〕柔順〔疏〕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餧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也維與惟同婁古屬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屢餧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餧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拔王氏說亦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云云亦以鎭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命固爲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疏〕經義述聞云多字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疏〕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爲祇祇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祇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爲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爲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卽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注果反爲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弒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弒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亾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弒之者謂陳兵欲亾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亾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綍〔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厶國曰唁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卿風載馳云
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厶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厶
趙自危高注厶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徵禮統云弔生
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
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
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厶呂覽審己云
齊湣王厶注厶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
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
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
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歐禽引伸之
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
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
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
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
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
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綍○
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輓引柩也廣雅廣詁
輓引也說文車部輓引之也綍與挽輓通爲其用手故作挽
爲其引車故作輓爲其執紼則作綍紼而弔
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
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
也**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厶人〔疏〕注自謂厶
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厶也論語先進天喪予
皇疏喪猶厶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厶失也故
喪人猶厶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
喪謂厶失位大學作厶人無以爲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厶
人之子輒在厶人謂不佞〔注〕不善〔疏〕注不善○成十三年傳
剕瞶失大子位也
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
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守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
自至及君○釋文作嗛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
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已之尊卑比齊之
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
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
所尊**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注顙者至頭
言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
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

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顙叩謁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贏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卽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卽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後拜而後稽顙卽大祝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以大喪拜喪拜卽凶拜而後稽顙用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卽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至引頭至地卽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葢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卽檀弓之稽顙與

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卽所錫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卽所錫云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閔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許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椹也郭注三蒼云質莝椹也又范睢傳匈當攢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椹之掾按革椹質者攻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則充椹質賈疏圍人所習者莝取椹斬莝漢時掌畜官職斬莝是已史記范睢傳注椹莝質此資斬莝之椹也昭九年穀梁傳以葛覆質一爲槧毛傳裹纏質以爲槧范注質椹也槧

門中槷釋文槷門橛也此充門橛之椹也公羊傳執鐵鑽秦策范雎曰臣之胃不足當椹鑽鮑注鑽鉄鑽玉篇鑽鐵鑽砧砧與椹同此椹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椹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斫之質也謝惠連詩欂高砧響發擣衣砧也古詩蒙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擣縮石椹又爲櫼櫼或作礩說文柱下石此椹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椹之質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椹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椹斲材質郭注斫木質義並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椹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斫檡柄不宜言敬故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按書敬擾矯虔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註訓固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質謂鐕也集韻椹或作鐕是鐕即椹也夫斫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椹木趺也趺爲下基必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如椹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得爲固爲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椹張林反音讀如砧詩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者質椹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椹質多連文周禮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鈇鐕猶鈇鑽又即斧質是椹有質音矣蓋鈇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再拜顙注謝爲齊侯

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注簞葦至曰笥糗也疏注簞葦至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笥也禮士冠禮櫛實于簞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正義簞笥簞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爲之或亦有編葦爲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論語雍也一簞食皇疏簞如箱筐之屬也皆謂以竹爲之屬也曲禮之屬竹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喪禮櫛于簞注簞葦笥也文選思元賦寶蕭艾於重笥兮注簞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笥方言四鹽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簞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豳風七月云八月萑葦傳亂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按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筐筐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與四脡脯注屈曰朐申曰脡疏注屈曰朐申曰脡○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閔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朐脡也段氏注許書無脡字脡即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就一脡析言之非謂脡也朐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云屈申曰朐屈申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于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朐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橫祭於其上注引曲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𩙿𩙿長尺二寸注𩙿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𩙿謂之一挺每𩙿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脡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用籩五𩙿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𩙿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脡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脡祭注脡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言五𩙿故注云挺猶𩙿也鄉射記注古文𩙿爲蔵今文或作植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𩙿當爲𩙿脡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𩙿本亦作𩙿可見注文原作𩙿字鄉飲鄉射記注挺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𩙿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益𩙿脯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栈之𩙿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改木从肉耳益𩙿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朐脡之別鄉飲篇脯五挺横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横其上於人則爲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籩實五挺皆横設所謂左朐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横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脡也士虞用四脡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爲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爲變於吉似敖說是也按此亦用四挺知敖說是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

方壺有爵飾疏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圜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郎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蓋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圜壺彼注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冪用綌若錫圜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圜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在外餕饔未就注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

意疏注餕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是飧爲孰食也又云致饔餼五牢飪一牢云上文對饔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熟食曰饔大東篇有餕簋飧傳曰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

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殽饗饔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饗未就注餕熟食饗熟肉餕饗卽殽壁焉壺餕卽壺殽是殽餕古字通訓擔負羸遺之壺餕而加璧玉公饗殽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訓擔負羸遺之則曰饗殽孟子滕文公曰饔飧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饔倒言之則曰饔殽也从夕食朋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殽然則饔殽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饔夕曰殽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殽左傳僖貢羈饋盤殽趙衰以壺殽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殽大禮曰饗餼掌客上公殽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殽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殽三牢饗餼五牢此饗殽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餕爲殽食饗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餕是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餕是殽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成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之飯糗趙注糗乾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舜麥也周禮羞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粉豆屑也元糒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坊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菽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謂米豆舂爲粉以坋餌粉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注擣粉者四鄭釋經故釋坊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粟之而後成粉也粢誓云時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鬲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熹煦煣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糒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糒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黎啗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糒糗也是糗糒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糒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糒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糒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糒以待賓客益棗屑雜和米麥爲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粟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餱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糗糒也釋名釋飲食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餱以愆蓋皆糗糒之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變於前之再拜顙蓋初見急遽故再拜顙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疏〕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輈人云衣衽不收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聞喪扱上衽注上扱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婦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爲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君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拜辱〔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無所辱大禮疏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簠簋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陞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饔餼皆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餘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疏注食必至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偏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偏祭謂蔵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那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皺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腆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

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虛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邑爲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爲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衞風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甕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于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觀禮云天子冕冕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或辰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敝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素服而拜賓是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虔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掇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韠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素裳故素韠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韠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葢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韠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韠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

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哀亦即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即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日視朝于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日視朝于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內朝則朝服即皮弁服此之謂也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綌無繁之朝名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綌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左殷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皆南面有繁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皆謂皮弁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令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韠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絲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眾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紱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卽以武弁伐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稱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戒服尚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卿韋皮歸饔餼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尚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

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淩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故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未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爲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

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以何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曰長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

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而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縓練則用縓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折丙諸侯以緇衣燕折外諸侯之燕亦朝服之制朝服裨冕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裨冕可見朝服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韠同色經例牽同皮弁服用韠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韠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韠爾其特牲之用緇韠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士人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即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瞎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觀禮云侯氏裨冕其餘爲裨幣于禰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將廟受謚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王之服元冕而下如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已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別牲或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覲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衮鷩冕服不同而統名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繢繡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衮鷩毳絺爲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玉十有二就諸侯之繅九就瑲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卿大夫所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搢笏注裨冕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衮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衮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衮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言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衮冕爲上猶之衮冕之上也敖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卑不當如楊倞訓爲衆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衮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禕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雖不敢用衮冕亦當與祭羣公慨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韋弁大夫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

祖禰○禮記雜記云大夫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大夫冕而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

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君廟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簪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以爵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也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

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据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
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覍制異與皮弁之制同
据說文釋名弁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
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緇衣裳者緇覍服謂之皺其
他服謂之韠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
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前後王易之以布
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
云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
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
皺亦作芾詩采菽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韠正義以士之有冕也士有韍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韍
夫以上有芾名此直以皺言韐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
不得有皺名配爵弁素韠爵韠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韍韐
緇皺也士緇皺而爵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
齊人名蒨爲韍韐韍皺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韐即皺
也而名韍韐者韍言其色韐言其質玉藻注云緇赤黃之間
色即冠禮之韍也韐也說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即爾雅釋
器之一染謂之縓韍采于韋則曰韍染之帛則曰縓說文縓帛
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緇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柀
制如楘缺四角玉藻云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
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韍賤不得

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韍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
之市即皺字柀即韐字知韐爲皺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
韐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韐以大夫以
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韐士無飾但名爲韐本其質而言
之也韍韐可名緇皺而不得單名皺士喪禮設韐帶注韐帶者韍韐緇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韍韐有
奭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韍韐
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所以代韠也今本韋誤草一下
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
紂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
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弁爵弁也
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
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
爲聲字亦作紂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
聞云純當讀黜廣雅黜黑也黜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
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
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
沈氏彤儀禮小疏縓淺赬頗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
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
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
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
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崇義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綃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緇帶緇韠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之齊冠也玉藻元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

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爲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出敢辱大禮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已無有者謂已身之已或解已爲已然之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爲數注氏中釋三九云十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孰謙問之〔疏〕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嘄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丩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嘄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義益切也○注噭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噭吼也一曰噭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嘑嘑嘑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嘑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皃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唲唲楚謂之噭噭嘄也太元竄雖毀不噭注噭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噭呶楚歌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爲嘑號故何以爲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入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注菑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埒墻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匝也小爾雅廣言周市也說文土部埒庫垣也爾雅釋丘水濚所還埒邱郭注謂丘邊有界埒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墻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弧子歌

隤林竹兮楗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建輻弓人菑訓以鋸工記輪人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副析公羊傳以人爲菑漢書楗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蔽博立梟棊六爲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菑漢書事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厠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菑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菑亦垂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厠之厠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厠側即厠字厠側皆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以幣爲席**注幣車覆笭疏注幣車覆笭者有竪者有橫者橫者也禮君羔幣虎犆大夫士鹿幣豹犆是也孔氏音義云幣與詩淺幭禮然褽豜褽字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何注皆曰幣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茀說文之篦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幭今周禮之溴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褽鹿淺褽然褽豜褽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幭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幦卽士喪禮之白狗幣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笭古無用髦布者許以髦布釋幣幣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以窜爲几**疏說文革部窜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破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窜閩監毛本作鞍非**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遇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相見於郤地曰會泜牲曰盟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爲凡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垺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幣者車覆笭會盟有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幣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

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廟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故假遇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孔〕

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

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爲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

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書者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云此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爲戊辰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爲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爲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

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邾公也注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

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郠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郠杜云郠人自服不成圍据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已得特書其爵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六十七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公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也〈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鄟釋文鄟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鄟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鄟○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

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
運葢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庚申月之十一日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
爲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
號西周王是也葢自王猛以王城爲西
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其言入何注〔疏〕據入者
篡辭〔疏〕注據入者篡辭○郎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
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
也不嫌也〔注〕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
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
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
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郎本者作
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
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主言至難也○隱

八年我入邴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
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
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
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
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
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
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
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
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
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葢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
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
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
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
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
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即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
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
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
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
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
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葢責

敬王雖不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天子朝北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幷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朝楚之出也故奔楚○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愼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

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于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言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弒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鱄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弒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弒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不書吳闔廬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焉當國則彼督爲大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弒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亦作除舊疏云假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弒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

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之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眾此書月故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眾見弒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專國事不書葬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
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
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
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
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
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
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
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强臣所逐外
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
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
邑大事表云闕駰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今直隸
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
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
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
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
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
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
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
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
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
恥此不見荅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
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二十九年春公如
晉次于乾侯不復
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愼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
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
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
古音
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癸巳月
七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注不致至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義○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據國曰潰邑曰叛疏注據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郭之也注郭郭疏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譏公羊平議云郭不訓國矣何氏訓郭爲郭郭大也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郛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

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貴之而曰珍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殷也哼卽郭之異文也哼爲郭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哼大之

〔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卽彼經云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君存焉爾〔注〕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爲侵蔡鍾儀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肸卒傳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郭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郭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郭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郭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逢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

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岡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岡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爲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

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

作輔櫟又昭九年左傳使
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
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
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
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
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
本捶作棰疏同此本疏標
盧本捶改棰按十行本注
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
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
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
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
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
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
云捶拊也莊子至樂云撽
以馬捶文選注引李頲音義捶
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報
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
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華
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箠也漢書韓延壽
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並收捶爲以杖擊箠

馬旣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樊注捶擊
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
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
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
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
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
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火夫明其非
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
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
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
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易
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
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
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
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
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
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

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膺叶見於小戎宋綠漢書儒林傳于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假也此黑弓當肱之段也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段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蓝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槤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言邾婁○舊疏云黑弓矣通義云春秋日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爲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公羊義疏六十七

注據庶其不通也○卽襄二十一
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
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
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
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
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
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繼
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
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
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
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賢者孰
上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也賢者孰

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
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
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讓
國也〈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
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
術之讓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

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眞公卒
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
戲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
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
知爲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
婁外孫邾將妾子郳〈疏〉魯世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
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
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
周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
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
○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郳
按列女傳有稱舅
之文或妾子與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
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
字通義云顏於魯爲婁
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
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
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
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
公羊義疏六十七

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
婁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莊元年
顏立術凡國存君
所與至九人○舊
以所言之因以納賊〈疏〉

通義云弒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爲內通於魯公氏之寡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舊疏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卽此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已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卽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

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士之妻故曰曷爲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爲公子彊後隱公稱彊爲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注以身至重也原文闕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注弒臧氏子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不知欲弒孝公者納簒邪將利其國也疏弒懿公將并除孝公也小爾雅廣詁云湊進也湊卽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弒之也史記作趨趨趣同義○注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弒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稱弒者推伯御意爲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

傳云未知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易公矣〈疏〉稱舅魯大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訴周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周愬云本亦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魯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爲顏所納故誅顏爲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主書邾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顏夫人者嫗盈女也〈疏〉舊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蓋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當爲姁說文姁嫗也方言十三嫗色也注嫗媼好色貌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髕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髕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也通義云自是以下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聞言之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出非德也云閩監毛本無德字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紹熙本亦無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眴一音夸通方言盱揚雙也黯瞳子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虧有餘虧眴音義注盱舉眼也羞與黑肱黑髀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燕代朝鮮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衍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嫗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釋文而食音嗣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也〈疏〉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

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噫此誠爾國也夫**疏唐石經原刻無此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通義云所受卽濫是也服氏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疏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注八故謂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注八故謂八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也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

者之行乎〈疏〉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故惡有卽何有○注言賢至行乎○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 **誅顏之時天子死**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疏〉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 **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

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疏〉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詠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詠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卽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
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
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
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絜然究
○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
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
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
于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
馮之不書葬而書葬爲盈諱
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
子亦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
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
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
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
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
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
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
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
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
是爲懿公懿公夜弒而立伯
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
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
人嫗盈女也謂之嫗盈女著其

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
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
末逃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
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
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嫂之事言
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
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
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
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
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
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
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子孫
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濫爲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
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意以叔術之
殺殺顏者爲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
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
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
墟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
之言解惑也扈爲邾父兄習
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
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駁深得傳意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天下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爲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爲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荅爲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醜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實○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大夫之義不得世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疏〕〇注推猶因也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〇注因就至明矣〇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世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〇注主書至絕世〇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生妄殺無辜及嗣子孫皆無罪四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弦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濫本非國無爲興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犯中國圍蔡也〔疏〕〇氏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麻爲二日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爲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爲辛亥然少餘不得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二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朔二日辛亥也〇注是後至蔡也〇昭公死外郎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郎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

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疏〕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闞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虢故諸侯相陪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麻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之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公名宋襄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通義以屬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跼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

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正月以存君昭公殁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人年稱元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絶是昭公出奔當絶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絶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絶之文没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絶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録不以失衆録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絶句無以起定無正乎○注據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辟承弑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弑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爲義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爲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闕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癸亥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弟爲季氏入之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得入不得即位何以後注據正月正即位

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知不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在外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曷爲未可知注據已稱元年疏注據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衎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衎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
多（疏）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
子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
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
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
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益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
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
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
之事甯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
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
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
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
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
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
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所以大一
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
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為微
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
世矣議定公不罪季氏務彊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
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僭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
爾亦得為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
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
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
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
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
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
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
夷狄之主中國曷為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為大國尚猶汲汲于
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
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
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尚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
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
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
麟春秋紀以為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亦得謂
為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訓詁主人謂定

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
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
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
之世則主人屬哀公益凡得位有權勢
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則未知己之有罪馬
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
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
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
明疏云讀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
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
即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
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
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
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
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
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
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
定哀多微辭下文卽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舊疏云主
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人習其讀
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
之世則主人屬哀公益凡得位有權勢
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則未知己之有罪馬
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
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
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
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
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
即卽位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
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
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
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
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
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
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
定哀多微辭下文卽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哀言之也○往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上指定哀
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哀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
爲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
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
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愼之甚故曰此愼之至也按諱
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
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
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
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
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
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
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
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
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戴氏望論
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
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
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桼勒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
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不葺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葺作葺釋文作不葺云或作葺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遄速葺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葺字當從漢志作葺與左氏合按釋文作不葺云宋仲幾葺字素戈反則字作葺而音同葺其或音初危反乃葺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葺城師古曰葺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葺音初爲反一曰葺讀爲葺葺城謂以草覆城也葺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葺城說文葺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葺俗字也葺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葺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葺分之葺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葺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葺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葺○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葺城師古注一曰葺讀爲葺葺城謂以草覆城葺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葺下段注云艸部草雨衣一曰葺衣小雅何葺何蓑傳葺所以備雨齊語注發梢葺薜簦笠葺俗從艸作葺而葺遂爲等葺也郭璞注爾雅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葺城也詩傳葺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

以草衣城劉馥傳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葢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云郎吾役也云是其事也**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巳彼傳云執未有言舍巳悔矣注悔悲也仁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巳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若曰在招巳可悲矣閔錄之辭執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

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也**曷爲貶**〔注〕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注據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所謂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

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執也 疏穀梁傳此其大夫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曷爲不與 注據伯討實與京師是也而文不與 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士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 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辠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按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或即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至侯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

○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

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氾論訓而墨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强臣所逐外如晉不見容于晉是皆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益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據癸亥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即位何以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即位而至戊辰故據以難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即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公羊義疏六十八

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髮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祝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爲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不毀牆遂入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輔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雖乎柩也適所殯服則子麻弁絰跣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象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階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注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嘗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乃塗之爲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即爲殯不母急遽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云至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以輔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嘗

也毀或爲徹儿柩自外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即廟之楹間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遠也○校勘記云北監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即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唅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公羊義疏六十八

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庸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為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為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牖下是北牆有墉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時來故還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為北墉之證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攝沐用瓦盤為周制故也中霤室

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為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高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繙衾裼裏無紞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繙衾裼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西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如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二尹祫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祫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唯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

公羊義疏六十八

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作絞衿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無算卒斂徹帷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見柩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柩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于上畢塗屋是也柩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奉尸斂于棺于庭者禮既夕云俟牀饌于階間注俟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之間尸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遷于祖廟東榮北輁注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直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諸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緇耳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諼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含于牖下毛本牖誤墉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尊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卿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即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婦馮尸後主人髽髮袒絞帶婦人髽于室眾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

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絰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絰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也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而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大斂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大斂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特舉絰言之男子重絰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明友人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裼衣則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主人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加帶則記云主人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盖小斂衣一時事故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

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卽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放繼公曰云成服者縗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緦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卽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卽位也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墉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矣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

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爲杖者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據病也童子何爲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據主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卽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纓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夫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者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成

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盖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爲問童男下句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定昭公之子字耳

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盖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

反弟子乖其師說然後即位〔疏〕通義云此後師說自爲說謂如此失之甚矣

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即位不日此何以日

〔注〕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通義云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篡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據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

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爲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也〔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晉人立晉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皆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聞嫌爲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爲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

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卽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卽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當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爲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疏〕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未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注菽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爲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霣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卽桓元

公羊義疏六十八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羊義**此災菽也易爲以異書注**據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至災書注據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舊疏云向○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緣也俞氏樾公羊平議引傳文菽爲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霣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亦通**異大乎災也**注

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

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

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爲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爲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爲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爲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爲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隆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爲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强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之象也按說文朮象豆生之形朮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朮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叔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强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殺法刑棄灰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

之記日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强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葢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後夏之八月即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强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是以喜之而謂昭公弟立非其次是子一例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也〔疏〕注據桓至言及○卽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閒作閒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

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鋕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焚光注雉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即雉闕門也蓋即觀也周禮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中門者乃立皋門有亢乃立應門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皋應本太王爲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簻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雉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則庫

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朝也鄭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應門二徹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堂門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彊則與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焦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繹記文但謂以乘車五个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个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引之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

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雲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即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也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微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〇〔疏〕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注〕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

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據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不以微及大也〔疏〕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猶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匡傳云中匡者何內之邑也城中匡何以書注云上言中匡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匡故復言城中匡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

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疏〕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旣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日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舉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及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雉至不書○隱五年初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詰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通義云據新延厦不言作○注據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繕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據西至不書○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卽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至節云不可不務求此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聽言云不可不務也高注並云務辭也○舊疏云卽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要時務民注務勉强也○注不務至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

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
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
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
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
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
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
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
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氏彊
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
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
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
月癸亥朔辛
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拔〔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
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釋文拔
拔二

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拔枝當爲拔字之誤也
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拔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
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曰拔虒一作杖一作枝又荀
子彊國云拔韓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
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
云拔地闕左傳作鄒杜云鄒即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
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
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爲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
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邾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
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
禮故皆爲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
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
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無癸巳據
麻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
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疏〕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子僖九年宋子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蔡是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則舉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為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為善辭所謂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也此書月已為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著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為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此侵齊書月為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為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書月為惡齊魯是不皆為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即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為不

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姓生通昭元年會于虢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彼萊君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卽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爲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洮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疏釋文洮土傳作皋鼬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詰鼬爾雅釋訓皋皋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爲浩浩鼬爲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鼬地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卽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字四年盟于皋鼬卽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

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荅也卒爲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億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詰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葢嚴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葢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書公及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爲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爲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

疏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戌成三字混未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益用古本爲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爲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爲今荆州府監利縣在鄂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荆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爲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

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葢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注月者至卷卒

○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爲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簒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簒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

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屬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通義云我主之者葢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

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即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葢在主會者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壬子虎卒劉卷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贊隱公其恩重其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圻內之君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爲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爲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疏〕釋文圉左氏作圍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以拘非人圉圍聲義皆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師古曰圉讀與圍同隸釋堯廟碑碑陰臺隸圉皆假圉爲圍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云我主實劉卷主會爲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

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酅入于齊酅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卽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粲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

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
菼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
是子男入爲大夫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
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
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
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也其
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畺地鄭以卿之采地在
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尚書大傳所記
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子
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
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
卿以衰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衰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
辭又書葬以起衰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
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
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
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
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
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
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
穀梁作伯柏莒舉音義通
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
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
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
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沌水或作舉
疑即此也於漢爲邾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
麻城縣東南入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
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
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
蘄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
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
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
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
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
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據滅徐稱國○即昭三十
再奔楚
是也
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
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
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
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

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淩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新序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王平王囚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

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釋文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廬釋名釋姿容云挾爽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子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拔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彫也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張朕趙注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張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氐周皆訓至說文車部輦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輈轅也也墊輦字同輈之爲抵猶彫之爲張矣說文韣畫弓也即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

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
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即
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
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
京賦彫弓斯彀薛注彫弓
者弹之段借字詩禮又段
彫也孟子作弧亦雙聲又
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
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
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
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
法段云嬰即江賦之纓字
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盧
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
黑弓禮也荀子大略云以

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

〈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
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
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
也大之甚謂作士之甚何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
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按
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

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勇之甚〈疏〉穀梁
傳越絕書同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

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

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
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
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
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
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
作於紹熙本亦作於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

不爲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
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
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
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
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
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不免

是虧君之義是也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白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欲之不與子常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上帝之事也○注時北至濟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新序亦云楚人聞之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實列授在內蕃衛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侵楚後故也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即上經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圍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疏〕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泰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爾雅釋詁時嫄箋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卽此若時也初欲興師闔廬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伐楚荊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荊將伐蔡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爲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爲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爲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絹不言子胥之義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儆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當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荊平何善以次

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曰事君猶事父也〔疏〕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圜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

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興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也後漢者爲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爲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爲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注貴貴謂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

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爲家無出故也○
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
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
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
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
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
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
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
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爲母期是也緣所生之
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
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
傳莊元年云絕不爲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父受誅子復讎
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四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
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囚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
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揃也前也墨
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子之也淮
南氾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
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
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

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注時子至而已
○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常可以常理言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爲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使爲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搤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履右手抉其目諸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陳云○校勘記云閩本云欲上畫監毛本改作去朋友相

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師曰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南闕睢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益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殁得爲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弟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爲戎首斂但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爲其負當成之負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固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然則太公爲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益以闔廬爲諒何者謂一許爲之興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爲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爲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爲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蓋讀辟爲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爲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與公羊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注迿出至先也○說文無迿字古从辵字多與

从彳字混疑迵卽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徇卽
明友相衛而不相迵之迵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徙
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蹲鴟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韓注徇從
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漢書賈
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爲先也不相迵卽
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爲魁也注魁猶首也天文北
斗星魁爲本故爲未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
爲魁也玉篇迵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
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
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
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絢迵者謂不顧步伍勉
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
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
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通義
云已上二事因方
論復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
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
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卽其義也至柏舉
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

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此于他例
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據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據狄至
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僖
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葢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
其婦人爲妻曰者惡其不義疏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
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
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
故友其狄道也吳越春
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葢
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
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
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
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
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
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
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
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
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
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
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
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
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
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
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
以班處宮者也又其故俗故不足進
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

略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盬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玩遠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昌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爲大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